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葛父較閱

丙寅二月御史李懋芳題我

朝未有以宰相行邊者

自樞輔孫承宗始蓋樞輔生平口談邊事鑒鑒有據故當時乘東林用事之時互相推戴以輔臣兼樞密

賜以蟒玉錫以尚方寵遇於人無兩被命初疏推

原敗債之繇指摘貪悞之實似欲黜勉仔肩以圖報

効及至當關碌碌無奇且盡背初疏以附趙南星意

彼謂不可不問者而力薦其可用矣南星等既敗力

求卸担未奉

明旨召還而擅離信地中外驚疑幾

與唐藩鎮之跋扈無異。今奴酋直抵寧遠矣。撫順開  
鑲之敗數年之後。尤追論當事者逮治之。豈樞輔纔  
得脫肩。便可推之局外。况柳河之役。賊窺關外無備。  
故輒敢狂悖深入。此非樞輔之責。而誰責耶。尤可恨  
者。方今民窮財盡。總天下加派。不過三百萬。合事例  
搜括之所解。內亦不過百餘萬。樞輔一身靡費金錢。  
歲至數百萬。歷任癸甲乙計。餉幾至千餘萬。以此修  
守戰之具。空檢關一帶。可當金城萬里。而柳河一動。  
輒遭敗衄。今奴勢猖狂。犒賞修築諸費。姑置勿問。即  
以兵言。臣記往日邸報。關上兵派十四萬。樞輔清汰

至十二萬去年十一月復命報十一萬七千有餘  
臣以爲此必實數。故用餉若此之多。猶或有說。昨見  
經臣高第報見兵僅五萬八千。爾新舊交代不過兩  
月。則所少五萬九千有餘之兵。竟安在耶。累年開銷  
五萬九千餘兵之餉。竟安歸耶。明旨云平日索餉  
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  
眞明見萬里發關門之積弊。而洞燭其虛冒矣。臣聞  
此不覺憤懣填胸曰。有是哉樞輔之欺。君誤國  
至此乎。且今議調兵先憂措餉。自有遼事以來募兵  
買馬造船。餉餉不可勝計。皆用此賄賂不至發覺。自

皇上赫然震怒追賄賂之賍正黨附之罪摘發侵冒盜賣之奸天下肅然令修簠簋不敢染指錙銖何千餘萬金竟且朦朧開銷遂不查核夫省十餘金可養一兵追貪墨之一家可抵貧民加派之千萬戶今五萬九千餘兵數年之餉不知可養兵若干可甦活貧民若干乃耗蠹于一人之手供一家歌童舞女神號鬼喊之資而不可復問徒旦暮焦勞臨炊無米搜此鼠竊狗偷者窮治之又何益耶語曰大官法小官廉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又曰罰必上行賞必下逮不徵已往孰警將來樞輔卽位尊勢重國有法公論

有口誰能逃之特求 皇上即以無兵一節詰問樞  
輔樞輔何辭以對。則虛實功罪之案了然矣。臣言官  
也職在糾彈以 宗廟 社稷爲重或緣私詆毀輕  
動大臣犯天下之清議不敢言樞輔所爲。舉朝公論  
不平。而臣實心懷憂忿久矣。故敢不避忌諱直陳其  
玩寇欺 君誤國之狀伏乞 皇上裁斷施行  
讀是疏而賄賂不發之情舉 朝不平之憤言言  
真切

薊撫申用懋與閩鳴泰交代

鳴泰從山海回籍起陞兵右矣又以原官改薊撫

未幾以原官總督薊遼不踰年陞宮保尚書旋至少師掌部其始以少叅而推經略推經略而改僉都甚哉其出處之異也

禮科彭汝楠疏云樞輔當關所督何事爲兵食也兵則日減而愈有餘餉則日增而愈不足使天下民窮財盡漠不動念迨邊境有事請兵索餉動煩宵旰至于寢食不遑樞輔有心寧不愧赧無地猶得仰邀溫綸謂經管尚自有人夫皇上之所委重者樞輔也家有家督百凡待理家督不嚴而亞旅強以紛紛攘竊咎將誰歸恐懲往必來未可厚爲樞輔寬也其

自樞輔而下又不待言矣○刑科段國璋題稱奴自  
破遼陽以來驚伏四載今中國有柳河之敗。示  
怯于先。又有右屯之遺糧。招致于後。奴安得不來邊  
報狎至人情震恐諸臣條上方畧章滿公車亦既纖  
悉無遺矣。顧搬運凍糧雖見今議行而或徂寧遠之  
賊鋒稍却苦腳價之湊處惟艱。又見有凍糧視緩急  
行之之。肯得無謂仲春氣煖冰泮在即姑從容以  
俟舟運之便乎。不知所謂緩者必奴衆遠還過河歸  
巢今札營近地進退叵測則一刻千金間不容髮之  
時也。謂空不拘何預錢糧暫且爲脚費將露囤漕糧



急急搬移京倉米開則水陸並運水堅則陸路單運  
事後或准開銷或候抵補蓋京師有糧則京師有所  
恃。河路無糧則奴酋無所因。一舉兩得料當事者諗  
切急公自有以辦此也。○禮科張惟一題稱曩來關  
門月餉非二十五萬則二十二萬皇皇憂不給者亦  
曰我兵且十四萬也。乃平居患貧而寇至却又患寡  
未審少去之兵將何處銷筭萬一奴勢披猖其將驅  
市人而戕之耶。國家歲糜三百萬悉從此中染指  
而去而鋒鏑在前欽令調兵攘臂而來不笑則怒矣  
索餉有兵臨敵無兵惶惶。天語之傳宣虜還查核

無令以彌縫應也措餉之艱焚林竭澤右屯露貯之三十萬火耕水耨之穫粒粒而積之者動賊衆之垂涎實我兵之膏脂久奉撤入之命而徒憚搶劫之虛聲輒舉而委之奴可惜也卽不然而搶糧之說實有其事散之軍不猶愈于膏之盜乎背明旨而隨軍實莫此爲甚故臣謂有必不可不問之兵餉也戶部題國家自有東事以來其糜費金錢不啻鉅萬萬計矣臣部勢窮力窘萬不能久舉以入告而聖明亦屢下明旨切責塞上諸臣皆未有以應也至去年八月而樞輔及始有減汰兵馬之疏然臣總計

去年一年已共發過關上兵餉馬乾銀三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五十五兩。若從七月以前計之，其稱兵或十六萬，或十四萬者，馬或四萬六千，或六萬一千，不一也。即自樞輔減汰之後，疏稱以兵十一萬七千三百名，計馬螺牛以五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匹頭隻，每月發兵餉馬乾銀共二十二萬九千有奇，而米豆艸不與焉。蓋自八月以來，業已六越月如此矣。臣部非不知其兵少而用不敢問也。卽微言之而彼固置之罔聞也。左支右吾，捉襟露肘，見臣部之苦已極而海內之困難言矣。昨據兵部疏稱關門鎮守設防哨

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則是關門之兵較之樞輔汰減之數尚不及半而餉之虛冒至今乃有實證也即聖諭亦曰平日索餉則有兵一且臨敵則無兵向來所料理關門作何勾當煌煌天語所謂聖天子明見萬里非耶若不趁今稽核清筭明白不惟臣部不能天雨鬼輸即宇內赤民何能堪剝膚搥髓之苦今照現在兵數不過五萬八千則應發餉數亦止空給往時之半若仍前照此虛冒責臣應發恐侵冒之巨壑難填而關門之飽騰難望朝廷無此法紀國家無此物力不獨臣部苦也

戶科楊文岳題稱前時關門兵數終日爭講先報十四萬後報十二萬費盡叅駁總不能清查有此舉而多寡有無一一分明。皇上從此可得關門兵馬之數。前時關門糧餉每月至二十八萬餘後減至二十二萬餘千覈萬覈總不可問有此舉而破冒與不破冒分毫自見。皇上從此可得關門糧餉之數。至于兵馬錢糧等項打算須先措置必豫戶兵二部平日既不料理一旦聞警百事倉皇今幸奴兵已去萬一再來恐倉皇無措之狀仍是如此有此舉而諸臣從此更可得一番未雨綢繆之策矣。○御史陳世倌疏

稱奴謀數載興師數萬勁敵也亦大舉也肯一受挫而遂驚伏乎發憤奮激力圖報復捲土重來其氣百倍兵憤者不可戰也知我隕衆之器則思所以備之知我焚車之法則思所以避之知我之所以守則思所以攻知我之所以應則思所以乘謀者不可測也此時而恃寧遠之善守旣難久持望關門之出援又若無兵似當另選精兵一萬以爲遊兵驍將主之專備策應東急東援而現兵僅僅五萬八千分防內外猶爲不足不知樞輔汰存十一萬有奇半歸何有則遊兵之或募或補或清冗沾所空急講也○禮科李

恒茂題稱奴攻寧遠兩晝夜不下環城挖掘六七十  
處城根脚俱大石墜砌入地深五尺許城外矢盡糧  
絕城上火砲齊發鈎梯戰車盡行燒燬紅巾裹尸哭  
聲震地三分以東奴畏搗巢不敢傾國而來盈盈一  
水天固資我以地利也寧城死守袁崇煥將逃局打  
破吐關兵實數高第將冒局打破遼陽猶鼠之弊局  
至今年始打破務要一事着落一官一官專理一事  
毋得緩慢泄泄復蹈前轍庶皇上東顧之憂可舒  
萬一矣

經略高第奏臣詢問關外地勢之險要城垣之堅瑕

去關七十里。有前屯城。係總兵趙率教所修築。垣墉峻整。四面建空心臺。平放火砲。使虜不敢近城下。可稱要地。又一百三十里。有寧遠城。乃袁叅政滿總兵所督修。牆高四丈。週圍新整。堅固足壯。金湯內以保障。關門外以捍禦。強虜此爲第一扼要。繇此以東。如錦州城大而朽壞。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鋒遊哨之地。夏秋無事。防護屯種。入冬遇大敵。則歸併寧遠。以便保守。自歲前聞奴欲犯右屯。卽行該道鎮嚴爲隄備。臆月二十。後道臣袁崇煥來關。城面議甚悉。以時勢論。守四面之城。易。守數十里之長城。難。



臣非敢急關門而緩寧遠以寧遠之守着預定而不  
忙關城之守着新議而未定也非謂寧遠不當援以  
發援遽早無益于彼而反有損于此也奴之此舉實  
奸細劉伯鑑叫來已經梟斬警衆又獲奸細劉從杰  
招出奴酋自寧遠使他假送塘報探聽關門兵少哄  
說奴兵將敗發出二萬兵必然勦滅了賺我兵出以  
中其計臣之慎重而不敢輕率者正虞此也關門流  
人思亂而士民驚惧思逃一面防閑一面安慰一意  
以靜定鎮之臣素講太乙理數今年太乙神在憑城  
負險多用鎗砲摧打奴自敗去太歲神在東北我若

出兵進敵是我犯太歲能取勝乎臣向奉 勅諭先  
要保守關門爲根本自奴舉兵斟酌守關寧萬全之  
計晝夜籌思寢食俱廢心力殫竭今仰藉 威靈震  
疊奴兵大敗而歸此 宗社生靈之厚幸也

三月經略高第准馳驛回籍調理

後革去蟒玉開住

鎮撫司爲緝獲事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向來出入京  
師窺探消息謀爲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廷柱周應  
元李廷棟薛應魁等鑰營守備意圖握兵內應近者  
奴賊入犯彼實招之幸上賴 宗社之神靈下藉厥

臣之忠智獲此元兇併獲奸黨旣鎮撫究問情真着  
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爲國殫力籌邊  
前此屢建奇功今又潛消大霧不煩弓矢遺鏃之費  
可比斬將搃旗之功勞在封疆賞宐超等着查照寧  
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眷卹元臣至意其原委  
官旂等着與併叙○封魏忠賢姪太子太保左都督  
魏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宮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  
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指揮另行承補錫之誥券  
與國同休○奸細武長春凌遲處死首級號令各邊  
餘犯李應誠等俱會官處決

內史  
出錄

武長春海鹽戲子也舊爲毛文龍門子被逐今以爲李永芳婿被僂

野史

聖諭朕惟國家之事莫重乎封疆封疆之弊莫大乎欺隱故必文武同力內外協心然後功罪不淆上下相信我

太祖

攘夷爲夏 成祖三犁虜庭 列聖續成武功並

著蓋設官分職有意存焉朕覽全遼志見自永樂宣德正統以來節次設兵鎮守分守太監等官後因有司朦奏裁革迨我 神祖以來承平日久邊務廢弛以至奴賊披猖宇內騷動而委用不得其人李維翰

別紅旗催戰而殞我總兵楊鎬則預洩師期而喪我  
夙將鄭之范則先逃以解軍心而開原陷熊廷弼則  
奸巧卸担而遼瀋亡沃野盡沒腥羶衣冠化爲左袵  
及乎廣寧之失事廷弼手握尚方王化貞身膺節鉞  
居恒則兢相矛盾同變則竝馬奔逝忠義毫無全遼  
盡陷言念切齒痛心因文職不和互爲欺玩武臣逢  
迎腹削以失軍士之心文臣強執徇私以掣武臣之  
肘騙官盜餉視爲固然妬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  
甚恢復何時始知 祖宗于設立鎮守內臣原非無  
謂未裁之先邊倣雖頻而金甌無缺旣革之後虜騎

未至而全鎮胥淪縣斯以觀孰得孰失何去何存不  
辯自明矣通查前代至本朝內臣戡亂討賊立功絕  
域者不可勝紀朕率循舊典斷在必行止設立鎮守  
山海等處太監一員司禮監秉筆太監總督忠勇營  
兼掌御馬監太監劉應坤左右協守太監二員軋清  
官管事提督忠勇營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分守中  
軍太監三員軋清官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  
太監孫茂林武俊玉蒞朝仍俱在山海關住劄凡軍  
中戰守一應事務着與文武將官計議而行並無掣  
肘其糧餉器械數目官兵馬匹強弱務用清查毋容

濫惡冒破或遇事息緩急進止機宜務要據實直寫  
密封不時星馳賁報與文武將吏協心爲國不許彼  
此參商致生釁端如果除兇雪耻恢復有功與文武  
將吏並行爵賞或扶同朦蔽致悞封疆必與邊臣一  
體任咎祖宗成憲朕不敢私仍各查照舊制寫勅  
與他以昭朕法祖飭戎至意特諭○發帑銀十六萬  
號砲一千八百位捍火藥二萬斤鉛子十萬斤弓二  
萬箭六十萬刀二萬○兵部尚書王永光奏

聖旨自逆奴犯順以來文武將吏經幾番委任迄無  
成功寧遠雖固守得全然覺華島失事亦爲不小內

臣之遣出于萬不得已且並無掣肘○屢旨甚明如何不遵反以危言瀆擾希圖卸担塘報緊急本兵責任難辭一切防禦機宜還著作速料理不得爭執沽名○科臣薛國觀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惟一陸文獻段國璋黃承昊楊文岳虞廷陞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圖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徽師衆莊謙陳世埈袁鯨王珙盧承欽曾應瑞王時英鮑承謨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塲弗省○內閣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



縷述其不便者四軍機應在呼吸六人奉 詔密奏  
則動關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  
名之心每不勝憂讒畏譏之心牽制旣多展布必少  
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鎮守三中軍凡事關  
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檄書旁午郡邑交馳  
日亦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  
漸多即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事爲福者  
地方駟騷四也。况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後人未  
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不允○十八  
日王之臣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東以

閻鳴泰代總督○封西洋砲爲大將軍

督餉省直巡按御史劉述祖題稱樞輔到關時月餉十七萬至天啓五年四月增至二十八萬八千。後因減汰雖有所省而每月尚須發銀二十三萬較前十萬之數尚多六萬。所省安在關上一兵即有一餉一月即有一支據關臣所報官兵尚有九萬三千二百餘名。當此榆關戒嚴所慮兵無宿餉轉盼四月之餉尚無下手處措辦之難大費籌度計部又安能爲應哉伏祈 勅下戶兵工三部酌議妥確勿再執爭致虧遼餉或慨發 帑金救此焚眉統惟 聖明自

爲封疆計也○叙寧遠功閣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  
極馮銓與原任孫承宗魏廣微各錦衣世千戶廠臣  
魏忠賢加恩三等世都指揮使劉應坤胡良輔紀用  
陶文尚書王永光各世廕錦衣表崇煥加侍郎廕錦  
衣世千戶滿桂趙率教左輔朱梅祖大壽諸將各陞  
賞有差原任經略王在晉名列題疏不叙

寧遠功廕崇禎初俱裁王永光廢存其孫承宗廕  
以大凌失事革

刑部尚書徐兆魁疏稱遼東自有奴戮以來八年于  
茲矣樞輔孫承宗未有確然一定方畧足以制勝而

克敵去秋柳河之敗豈盡馬世龍輕率之罪哉樞輔  
尋以此歸主恩猶寵賚如故是主恩未嘗負樞  
輔而樞輔以此報主恩未足也且當樞輔在事之  
日兵稱十五萬歲糜餉至五六百萬去歲因核餉而  
兵數乃漸減至十一萬及經略高第前後疏稱則未  
滿六萬無兵而空糜餉餉置何地耶兵無六萬諒非  
盡練之兵餉糜數百萬徒費持籌之力即此二者而  
問樞輔樞輔其何辭以對也○孫元化充贊畫其寧  
前道用畢自肅

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謹奏臣惟年來遼事靡振

苦於兵少。又苦於官多。多一官則增百兵之費。多一添設衙門。則增千百兵之費。故省餉必先省官。多委不如獨任。邇緣邊臣蒙蔽兵數虛而以爲盈也。餉數浮而以爲縮也。直至事勢窮極而中扃畢露。皇上始訝邊臣之無實而立。命中使鎮守稽軍實而矚虜情以便於入。告明諭並無掣肘固知。聖衷之萬非獲已也。夫爲人臣不能得。君之信猜及廷臣之無可托。而事屬中璫。四夷聞之誚及廷臣之無可使。而權歸近侍。食。君之祿者寧無愧於心乎。明旨再三臣等敢不將順惟是關塞情形。內廷有未

盡晰者臣請一一陳之。蓋山海原係沿邊一衛。非若州縣城垣之廣也。關以外獸蹄鳥跡之并集。關以內牛溲馬渤之成渠。米城一掬。四望周遭。官衙甚少。民舍亦稀。巡撫借居於道。道借居於衛。文武向僦居民廬。民廬亦既盡矣。六中使並出。何處可容。卽擬建官衙。何地可宅。奴報緊急羽檄交馳。何暇議興土木。且木植取之口外。今因造作而窮。經費取之軍資。今因妄費而窮。匠役取之郡縣。百呼而無一應。亦因軍興。逃遁而窮。山海路兵止。供各衙門之差使。軍疲於使。資則操演之法。廢矣。武各官日習。各衙門之參謁。力

疲於奔命。則瘵曠之時多。凡衙門添設。必有防兵。邏卒。兵仗。騶輿。門旗。書記。孰非列名於冊。孰非給餉於官。不養戰兵。而養廝役。冗費益煩。多官之害事。如此。矧官階相埒。則禮節繁苛。地位耦猜。則嫌疑易起。丁役。巡雜。則蜚語易騰。軍糧之銷算。多門。積書必滋。需索營伍之稽查。疊至。貪弁又借科求。威命出于朝廷。而耳目寄于中貴。畏譏彈者。將習逢迎。以避禍。工煽惑者。又將挑激。以生猜。目今中貴多賢。必不受逢迎挑激。而知敵先於謀始。寧能不慮其終。此猶在無事時言之也。儻邊報忽來。軍機判於呼吸。成敗決於

須臾將官欲人人請命勢亦不能。撫鎮欲事事徑行。恐屬未便謀貴密而必彰。應空速而反緩。卽內臣不掣其肘有不期掣而自掣者。唐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未嘗掣李光弼之肘也。乃河陽之役。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而朝恩欲急擊之。謀議相左。遂至隲功。此非往事之明鑒乎。本朝於正統間設鎮守太監。旋復罷之。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鎮守。後卽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載于通紀可攷。夫有事停差。未宜無事而添設也。祖宗朝成命雖頒。不難旋罷。當茲草青糧訕。城賴器缺之時。如舟臨灩澦。



全藉操舫扶舵之人。務使其專精把握。勿分其事權。亂其心志。淆其視聽。始能汔濟。乃一心以捍禦邊疆。又一心以周旋內使。一舍三年。有似道旁之築。十羊九牧。定知茁壯之難。如慮虛冒難。一則言路有憲臣。可委。或如部院諸臣之議。間差一忠謹內臣。到關查閱。立時回報。不須露次於戎馬叢集之區。茆舍於虎狼偏近之域。亦所以全中使體而尊。朝廷之命令也。臣等忝厠大臣。不得不深爲顧念。輒隨諸臣之後。效一得之愚。伏祈聖明俯鑒。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五月初六日。辰刻入署。

辦事忽聞震響一聲如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  
着飛集房屋棟梁椽瓦聲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  
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  
焰烟雲燭天四邊牆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  
門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  
計也震歷冲擊瞬踏危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  
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象房傾倒羣象  
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覓  
甫遑方知變起出恭殿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  
人民因驚雜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頽震歷之患

人心惶憂伏恐 皇上端拱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丁  
不勝疎切謹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  
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厥內戒  
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  
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 京師潛  
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鰥曠  
招愆昧庸鮮畧痛自修省剋責外伏乞 聖明嚴勅  
內外巡警防守無致疎虞以軫 廟算仰祈 勅行  
該城查恤被災人等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

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淨身男子吳二問之口  
稱身係廠中本撮火藥人役但見颶風一道內有  
火光致將滿廠藥罈燒燬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  
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燒  
之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  
前火木塵封

四月寧遠副將左輔報本月十七日東奴過河要犯  
寧遠等處抄花說奴酋如果西犯我們發兵去助  
天朝帶領衆夷行至養善木撞遇奴酋將抄花囊路  
台吉殺死有歹安兒相離囊路半日之地奴酋哨馬

深至歹安兒營被歹安兒精兵殺死奴部五十餘名  
捉獲活夷二名馬五十匹奴問是誰家兵馬敢與我  
廝殺復帶精兵返到黃河沿至二十五日早將歹安  
兒兵馬圍住有歹安兒并妻跑出其餘部落盡被殺  
擄抄花亦跑過黃河北躲避有虎墩兔憨知道即帶  
領兵馬數萬赶到三座寺東奴酋已去遠了憨說抄  
花你是五營之主當初宰賽被東奴拏去你不與我  
說宰賽女兒與了東奴抱去你又不與我說你又與  
奴酋兩家來往不斷囊路是你的姪子被奴殺死你  
也不顧把他的兒子歹安兒搶去你也不顧難道你

不是漢子只好誑騙南朝賞物你送東奴駱駝馬匹  
東奴與你鞍子撒袋能直幾何等語六月初六日虎  
墩調抄花往三座寺會到七月上馬報裏邊兵走旱  
路三家兵馬征他不難等情○撫夷副將王牧民據  
中軍張仲傳報奴酋攻殺昂奴昂奴離邊止有二百  
里于四月十七八日猛有奴兵圍住昂奴酒醉不曾  
防備得馬跑出因妻在內仍闖入營內射死許多韃  
子未動手的拿去將昂奴妻搶了奴兒住一日一夜  
回去我各頭腦因馬瘦住的星散一時齊不上未曾  
追趕今黃把都兒會同把領宰賽煖兔卜兒奔五大

營在舍莫林一處住差人會虎墩兔憨助兵報仇不知肯否

此奴攻西虜之始于是朵顏各部不能自存而插酋亦有去故土就宣大之思矣○抄花既背插以結于奴又通奴以冒中國之賞一心而三易嚮陰陽其間以窺便利卒被奴酋先破以蠶食西夷此可爲四夷無信義者之戒○中國受抄花之款歲費十餘萬金外合中離首先釀禍當初主款者反爲所弄矣○吳公用先從薊鎮歸晉問年來邊事若何曰抄花且納款矣山海萬無它慮予謂抄花

向背無常所慮正糲花之納款耳今日召虜果爲  
兵端前言始驗

寧遠理刑同知程繼模奏稱遼廣繼淪奴逞四載而  
襲耀州者實挑之襲耀亦匪失計也失在以全軍爲  
掩耳之計而盜強敵之鈴爾然濟河者沒矣未濟之  
旅一奔數百里驟下撤兵之條再懸退保之令今年  
虜馬長驅無一逐顏行者自壬戌以來日夜持恢復  
之議乃所構皆作守具今時與勢可以更端矣若借  
柳河爲前車柳河固以兵戲者也今乘勝而起前茅  
中堅後勁必在熟籌矣古之衛霍郭李豈伺寇于城



下者哉凡此皆廟謨所罕計而公車之牘亦多未陳職在邊言邊雖千出位之譴無悔也○王之臣奏滿桂與袁崇煥不和崇煥上疏認罪

五月遼撫袁崇煥奏任將空慎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羣情欠調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

六月御史宋積漢題慨自逆奴狂逞徇延黔蜀征兵征餉歲無虛日累年以來糜冒乾沒靡有底止見在

之兵節次行查訖無實數候而報十幾萬核之不滿六萬索兵時纔云不滿六萬索餉時復云有十幾萬相委相蒙恬不知怪且遼東原有額兵即原有養兵額餉迨遼陽旣陷遼兵無存其養兵之餉固存也竟不知今日之兵視昔實加幾倍而每歲加派至五百餘萬之餉猶日厯不足之患真臣愚所未解也自守山海以來更幾撫道更幾大帥更幾餉司直遡壬戌以至今日某歲費幾百萬某歲增幾百萬議增者倡以何人所增者作何銷算築城堡脩葺幾何造船者現船幾何買戰馬者現馬幾何人人而覆之件件而

稽之其虛冒無實効與侵欺有實跡者按其罪輕重而究之籍之不少假貸之庶幾餉核而兵沾實惠兵給而奴有減期民困其少甦乎奉

聖旨年來兵餉煩費國用不支這條議核餉之法在逐事逐人一一清查勿容虛冒侵欺誠是確論冢臣王紹徽稱內府之積日漸消耗正指冒餉爲害即着巡關御史刻期查算務要徹底澄清具奏

遼撫袁崇煥題虎酋以奴賊四月報急遣其台吉桑昂塞率諸頭腦領兵相助已抵于近邊離寧遠七十里連營二三十里俱駝帶盔甲職差人出邊慰諭之

旋報奴攻抄花而撤回以自固其巢穴小賞之酒食  
千餘兩感而不爭與向之在廣寧稱助兵而索額賞  
五萬頗不同則皇上之文德與督師總督之威信  
服之也虎帶甲可數十萬強與弱奴非虎敵然奴百  
戰梟雄虎無紀律亂與整虎又非奴敵虎之力重不  
大于我我以天下之全力守一遼東而不足虎之勢  
安足以抗奴職故于三十日親出興水縣遣其領賞  
之人囑其無與奴野戰脫有急移于我之近邊彼此  
聲勢相倚我爲彼援被皇上多年豢養之恩且自  
圖存必不折而入奴若哈喇慎之三十六家最稱狡

猾遼東無恙時日肆攻劫寧前一帶路風中斷不可  
行自受撫之後順多逆少昨督師進而宣諭之俱唯  
唯不復反矣況三十六家之坐門千人扃之部拱兔  
數百與桑昂寨之衆連營數十里顯然可見者以奴  
之狡豈不能厚餌西虜然終有所不能者祖宗之  
德澤厚而皇上之威信彰與邊人之駕馭有法也  
歲費金錢數十萬其亦不虛擲乎西款不壞我得一  
力防奴即巧計奇謀不外高城深池利兵堅甲職方  
急急圖之但心長而力有限其有濟與否則待做出  
而後見也○贊畫孫元化回部崇煥奏賊情暫緩也

閏六月兵部遵 旨會議本月初二日會同大小九卿科道齊集中府面議議單陸續到部爲照今日之議議將領之去留易議督撫之去留難議一能一不能之去留易議兩賢並重之去留難今幸諸臣各殫忠猷並抒石畫臣等將藉兩端之並獻以祈 睿斷之執中庶封疆積弊一朝頓掃乎據議單有謂定專任撫臣另簡風力科臣往閱視師一舉而中外兩裨者吏部尚書王紹徽右侍郎房壯麗也有謂關內關外宜分任責成者禮部尚書李思誠右侍郎施鳳來刑部尚書徐兆魁工部尚書薛鳳翔右侍郎孫杰左遷事實錄

都周應秋右副都劉廷元崔呈秀右僉都謝啓光大  
理卿吳中偉太僕少卿張捷禮科彭汝楠盧時泰葉  
有聲兵科薛國觀袁玉珮刑科陸文獻黃承昊蘇兆  
先工科郭典言楊文岳虞廷陞也有謂裁酌并一人  
者戶部尚書李起元右侍郎徐紹吉靳于中戎政尚  
書馮嘉會刑部右侍郎沈演通政使馬從龍左通政  
邵輔忠韓國藩太常少卿姚宗文府尹秦聚奎湖廣  
道王業浩也有謂酌用滿帥頒勅宣諭兩臣一體  
同心者禮部尚書黃汝良福建道余合中陝西道賈  
毓祥也有謂兩臣之計并失而援廉藺故事責一人

爲之下者工部侍郎徐大化也有謂更置非國體

畫地非善算而一以降心望經臣一以虚心望撫臣

者太常卿曹思誠少卿李精白也有謂撤兩臣一

代黔蜀總督一補添設侍郎簡兩員一守關一守寧

遠者太僕卿魏應嘉也有謂滿帥廉而無能不堪大

用者尚寶司卿馮時行也諸臣議論雖殊而忠悃則

一臣部應有折衷之議竊以督師王之臣博大沉雄

事事踴實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正兵也撫臣

表崇煥慷慨英發氣可吞胡近以孤城抗方張之虜

奴茵憚之中外倚賴奇兵也倘肯左提右攜奇正互



用何難制奴之死命者無奈其各是其是兩不相下  
大犯兵家所忌頃且露章相駁矣如必強不和使和  
是以方枘納圓鑿也臣等不敢蹈前人之覆轍僅僅  
以責成數語塞責不得不議專任矣顧兩臣忠肝義  
膽偉望壯猷專任之皆足辦賊惟是撫臣瀝血守城  
功著遐虜似無可去之理竄以恢復全遼委任而責  
成不効則治之以罪至關門重地何可無重臣彈壓  
應如冢臣議特遣風力科臣視師關上假以糾劾之  
權居恒料理萬一有警聽薊遼總督提兵移鎮以爲  
後勁至督師威望素著人方倚爲長城斷斷不可聽

其優游查得京營協理舊有兩臣而臣部亦有總理  
三部之例應 勅督師劔履還 朝或協理京營或  
總理三部以待行邊之用如此則禁中頗牧銷睥睨  
于 神京閫外將軍揚赫濯于遼海臣等叅之衆論  
酌以公心計無便于此者誠念兩臣去留係遼左之  
安危並任不能去一不可故不得已而從王紹徽之  
議一擬 召還一擬留鎮謹將議單錄呈 御覽恭  
候 聖裁奉

聖旨封疆事原係本兵職掌今既會議當採衆論之  
公不當徇一偏之見即着關內關外分任責成你部

便當馬上差人傳與督撫二臣務要捐去成心竭忠  
報國緩則合修防禦急則互爲應援不得仍前執拘  
希圖卸担亦不得觀望推諉坐失良時功則同賞辜  
則同罰朝廷決無假借二臣宜自省悟○兵部尚書  
王永光准回籍調理○滿桂鎮守山海掛征虜將軍  
印駐劄關門兼管四路立催赴任

七月吏部會推兵部尚書馮嘉會王在晉 欽點正  
推

八月督師尚書王之臣題稱據海運同知王應豫呈  
報南海口在倉之糧八千石各營軍士投單支領無

米可放天津報完二運而關門竟之所支不知發于何處折色每月又遲一月甚有至兩月貧軍無糧動則脫巾今部疏謂盡發新庫完七八九月三月是閏六月餉銀已完足矣乃耀武營兵士告稱閏月錢糧至七月十八日尚未給問之餉司則云庫如洗矣此臣所未解也

天啓五年天津運過米豆九十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四石八斗有奇其交赴南海口者止米一十七萬石豆一十二萬三千石耳其運貯右屯筆架山葫蘆套孫家庄覺華島者皆以藉寇糧而爲虜之

招矣南海口之糧匱乏至今日而始知之且云天  
津報完二運不知發于何處胡見事之遲乃爾乎  
遼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釁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  
之全力以爲防然捐弃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  
悉也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  
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閭鳴泰決出  
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  
秋河上遂覩我之虛實故傾巢入犯視葦爾之寧遠  
如杞上肉至兵過錦石一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  
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顧忌直抵寧遠城下臣

又偃旂息鼓待之城中若無人彼愈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敗走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弃其無用之攻具歸而造其能爲我害者如版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裹之艱于渡故爲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濟師至必繇之路則抄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據囊素台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攜之以入犯爲一進不還計孰知毛文龍逕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爲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

創况損于我而償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復振能一刻志臣哉

出關用遼人之議決于孫承宗閻鳴泰倡其說者孫元化也遼人如可用則王化貞孫元化不駢首于東市矣。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寧錦之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于崇煥之自陳。劇稱其牽制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恃之崇煥之禍。其真自取矣。○奴兒哈赤死。

九月太僕卿兼御史董應舉揭自古屯田皆于兵爭

戰苦今遼人不願屯不得已用石公衍議買膳馬臺  
安子庄青苗熟地七千畝又盧同知差陳雲漢買四  
當口錦衣青苗熟田七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水災  
公衍所買地收得高粱一千一百三十石四當口因  
陳雲漢口報無多值王鴻臚解銀至賴其往視收得  
六百餘石此二項及諸荒田召人開墾明歲收入必  
多矣

晉因遼民渡海疏請帑金十萬賑濟安插奉 旨  
給發竟爲董太僕借興屯之議邀致前銀民不得  
賑而買田以耕一年所收穫不過如此即請待來



年亦能得幾倍乎

遼撫袁崇煥會題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進則因糧于敵退則寓兵于農兵家正法勢在必屯田臣欲另請屯種農具恐未有見便錢糧可應臣求臣請歲運本色四十餘萬之中減運十二萬五千石照今折值每石八錢應計銀十萬兩即于是月內解至寧遠預買牛買具積穢積膏而鎮臣趙率教等俱深通兵法曲暢農情合此中之六萬者兵乎孰知其皆農也人謂兵安可以爲農臣正謂不能爲農者定不可以爲兵要在上下相通其耕而獲者不必在官不必在私只

地無遺利人有餘糧一年餘三年之食人得以有其  
生始得以有其人人爲我有而敵不足圖矣該督師  
王之臣看得切惟國用之匱至今日而極屯遼地以  
省遼餉議非一日總之趙率教連歲設關外之兵屯  
關外之地兵民相逼各有怨咨至今赴愬者紛紛蓋  
兵苦于力之疲民苦于業之失今若盡驅韎韐以事  
畚插卽撫臣逆知虜非好殺必不再來然兵法無恃  
其不來臣固未敢一日忘虜也再三熟計無如仍以  
近地之遼民俾數十萬生靈得以贖命另委文職一  
員專董其事仍照常收租以充軍餉則輿情咸順美

利可興矣○王之臣揭稱自關至建州二千里至三  
岔河幾六百里屯田之法誠爲要着然必須我有不  
可犯之形寇有不能侵之勢乃得從事今關內無可  
屯田關外修築守禦共舉可放兵歸農否且連年亦  
何嘗不屯田乎右屯之貯反以餌寇即充國在今日  
不知目前能行否也

巡關御史方大任題臣出關後歷中前所前屯衛  
中後中右所抵寧遠歷塢山連山杏山松山直至  
錦州深入扇穴馬首所及見沃野平壤皆膏腴可  
耕而土廣人稀生理鮮少即有耕種者又以無邊

墻故畏西虜乘隙搶割甘心弃其地利荒遠之地  
八年纔覩漢官威儀今已從一片石入關至石門  
路矣

已巳五月

督師袁崇煥疏總兵趙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虜  
遼人爲兵

即王經畧所收十三山歸附遼人

時關外初復無多官

多人而有餘地率教得以盡力耕種三年積糧至  
十餘萬卒之復業者多爭產訐告兵不能有其屯  
各城遍復設官分職率教不能專其事而有其兵  
且謫率教者謂屯田自利甚矣屯之難言也

已巳六月

愚按興屯減餉誰謂其非要着然必兵有息肩始

能耕耨。今危邊防虜時時操練。日日哨守。安能分身以兼農業乎。各省設立屯田。地方無事。軍亦未嘗居于屯也。營屯寫遠。逞逞召民佃種。以分其利。今若令兵守屯。猝有緩急。舍鋤犁而操劍戟。荒蕪所必至矣。關外有田。悉爲軍占。近境膏腴。又爲官占。其僻遠饒瘠之土。軍之所弃。民取其餘。終歲勤動。及其收穫。又未必盡爲民有也。如云不必在官。不必在私。軍民無利。而官有獲餌。將領之貪。而無抹于三軍之餒。真爲泥飯塗羹之說矣。續查已巳六月。表督師之疏。督師亦不能自踐其言。此關外

興屯之大較也。

卷之十六

工科王夢尹奉使海外據見聞敷陳一名器當重海外參游等不下二百餘員經兵部題授者幾何人似宜清汰一番年深績茂者題請實授間與內地互調可收猛士之用一兵額當限東江兵雖十五萬而屯田者盡在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選三四萬就登津之本折其屯兵就兵之父子兄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壯藉爲兵弱藉爲屯在遼民旣免凍餒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一南兵當裁南兵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二千慮其虛弱遂以遼人補之以

北人補南兵各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糜東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畱駕舡水手外以遼人歸入遼兵其南兵老弱不堪者汰之南還士伍可無假借一餉運當早山東餉銀每發解後時孤島待炊安能待西江之水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風便可到一部落當招奴部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刺魚皮等俱被虐使頗懷怨望若勅邊臣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攜其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不得安枕亦弱奴之一端也以上五款更張豈易但恐年復一年究竟不免一番

更張不若自今日始猶愈也

戶部題稱樞輔昨年增兵至十二萬不旋踵而裁汰之至十萬八千而後已者原廟堂之上臺省交章

咸云兵多而餉少若不給也今又據又六月關門司道報到兵馬冊并今督撫疏開兵馬數相對而算督師疏開之兵少于道冊者一萬四千八百五十餘員名道冊之兵少于司冊者二千六百一十七員督師疏冊之馬多于道冊者一千七百二十四匹道冊之馬多于司冊者六十二匹撫臣疏開關內見兵不及二萬督師疏開關內兵五萬有餘夫均之閏六月之兵



馬均之開門內外之兵馬多寡互異增減懸殊此其故何耶。伏乞皇上詳查樞輔舊年裁定之兵數并查撫臣見定分用兵數以定督師增兵之請使臣部錢糧不至匱竭榆關軍士可資飽騰制奴穩着當不出此矣

是時督撫分關內關外不相爲用亦不相爲謀各自請兵兵數之參差內外漫無所攷邊事之支離於此占其概已

毛文龍疏臣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圖廣濶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丹後

則眞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鉄山有八十里以水  
程計鉄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  
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鉄山從水去亦如之義州  
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  
里是鉄山與西彌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  
去奴三千餘里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 皇上去  
冬移駐雲從原爲鉄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以就便  
乃指爲規避今聞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望見須彌  
親歷義州以悉遠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  
不遠所以知之極眞率之極切臣可不辨而自明矣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陳海外情形犂子島以西  
舊隸遼東皮島以東乃隸朝鮮其開墾田地俱以日  
爲計而無畝數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  
萬有奇惟是島中之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  
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巔或山坡濬蕩不堪  
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  
形也

旅順  
守將  
叛逃

登撫李嵩據旅順營千總蕭受等稟稱將官李鑛貪  
色嗜利謀殺來鄉杖死兵民侵尅官糧種種惡跡被  
人揭告毛鎮差官拘提鑛知難以解脫協同爪牙高

應詔等設計于八月初三日二更放砲納喊鄉拏差  
官藉口衆兵反叛放火燒毀米糧官物盔甲火藥房  
屋搶奪船隻于二十二日開船田禾盡行燒壞等因  
看得旅順雖蕞爾微區實係衝險要地若一旦弃守  
則半壁單寒運輸梗塞且恐奴酋探知發兵侵據貽  
害非小但地屬東鎮當令東鎮別擇才勇急赴駐防  
以爲禦夷固圉之計者也○巡撫袁崇煥題李鏞一  
案其始至寧遠也臣惡之懼之爲其不爲東省用而  
擅逝也卽欲梟之軍前以爲衆傲據其所陳無聊之  
狀不得已者甚多大端謂等死耳西來死于法止一

身否則其家與四千人俱無生萬一四千人不甘心而轉與別念將不止鑛一身一家矣明旨謂情有可原即部叅亦謂其有心報効已洞燭之矣況臣已咨之督師而行寧前道盡法提問未嘗欲輕之也今道廳所讞遵體明旨發明部叅可云兩盡且使四千餘衆人人自安存其應歿之身故舍立斬之法則有減一等免死立功李鑛李鉞俱應革去官職免歿立功如鑛立有功尚將賞之若其怠惰則併前罪處歿不貸其兵民共四千餘行寧前道擇其可爲兵者已經分發訖衆各有生無萌他念矣

兵部爲巡歷關外事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關城略地議招集飢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丕振數載逋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榛莽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勛着于原封伯爵進肅寧侯給與應得誥命券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厥臣同心經理應坤原廕弟任一人錦衣衛正千戶

加陞指揮僉事絕用原磨第任一人錦衣衛百戶加  
陞千戶撫臣表崇煥協力擔當原磨子錦衣衛正千  
戶加陞指揮僉事俱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道鎮營  
將以及軍丁俱依擬肅寧侯後以秩爲公皇極殿工成晉  
十月朝鮮王李倭奏辯國內事情有

聖旨獎慰并慰毛文龍稱毛帥而不名

十二月遼撫袁崇煥題臣先于鎮守內臣劉應紀紀  
用鎮臣趙率教東巡而得奴死之信蓋聞之而未見  
其的也無一確探以相聞邊臣所任何事亟往偵其  
虛實一也因離間其諸子與夷上下二也且諭其毋

仍前叛逆束手歸命聽 朝廷處分三也遂商之經  
督二臣以喇嘛僧鎖南木座往同守備傳以昭等共  
三十三人以行臣與鎮道密授之策私計此一役也  
漢人重覩威儀與西虜在彼者追念舊事寧不共興  
中國聖明之思諸奴子安能有其衆耶臣酌酒洒淚  
而壯本僧之行色在庭之人且有耻不得與東行之  
選者矣○崇煥又題臣隨諸臣後東遣偵諭前疏已  
悉東夷來者爲方金納溫台十二夷則夷中之大頭  
目諸事待裁決者臣同鎮道協三臣召而見之于學  
宮取在泮獻功獻琛之義此夷之恭敬柔順一如遼



東受賞時三步一叩頭與虎抄諸夷無有二也跪投  
夷稟一封與臣如以下申上體式獨其封上稱臣爲  
老大人而尤書大金國踵老酋之故智臣即以原封  
還之又遍一封無銜禮單則送及西僧官丁禮物臣  
令僧與官丁者收之其爲臣者參貂鏤銀鞍玄狐皮  
舍利獼皮值亦千餘金令貯于寧遠庫以待 皇命  
而金等皆叩頭稱感是日即照邊中舊例賞之酒食  
臣徐察其辭氣顏色感激驚怖之意俱有焉而並不  
言及求欸字面臣令人潛探之則深悔其主之僭悖  
來文差訛曰空苦我走一遭其意已可見矣○崇煥

報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黃泥窪一往紅羅山我兵固守如鐵桶而以精騎爲奇遊備賊敗歸截擊其踴躍超投之狀且恐虜不來又恐其來之不多雖米糧艱怪而衆心之奮即食可去也又據鎮道報稱撥丁遇前來夷使方金納九人賁有文書前來講話隨差人調之入境各道鎮于路上詰來夷何故起兵彼云前往打圍乘便搶西韃子斷不敢擅入寧前等情職借內臣紀用及鎮道協將召方金納見之學宮投遞漢文夷稟將向時僭稱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稱而仍彼僞號然旣差人當留其來使

暫放小夷一二名回話令其去年號遵奉正朔爲代  
題一操一縱職自有微權定不敢一着不先而一籌  
之漏也○督師王之臣奏虜來謝孝賚有夷書目大  
金國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而來降乎撫臣  
題稿內稱遣使偵虜備叙將命反命種種交接事情  
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同至于哈嘛東  
去時臣在關上竟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止之則行  
已遠矣疏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合詞上聞臣實未  
知何敢謬認爲知而自欺欺人也○又云天下之勢  
合則親分則疎撫臣決計和戎惟恐臣謀之不同也

故力請分疆而居。職于關內。優游卒歲。于職得矣。如  
疆事何。年來奴酋求和于西虜。而西虜不從。屈服于  
朝鮮。而朝鮮不受。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益敵以自  
孤也。近日通官過都。令處夷鞭其背。云你漢人全沒  
腦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  
著哈喇替他弔孝。求和反教別人與他爲仇。我們也  
不如投順也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  
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鮮。先逞晉人伐虢之  
謀。而徐爲取虜之計。此勢之所必至者。况奴父子極  
惡。今欲以咫尺之書。二介之使。致慇懃禮幣。謂可必

得其懽心而終信其無異志乎○登撫李嵩報十二月盡奴酋決要犯搶寧遠密計先發兵馬要來對截江邊今河西差官與奴講和許奴撫賞銀兩酒器段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寧遠他來假意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他賞我只管遲收又報鳳皇山一帶兵知道講和事情俱逃西去

奴酋三路出兵惟恐其不來又恐其來之不多有似夢中囁語然此正遼人語也遼人夸誕而見賊畏縮聞風即遁彼時亦知賊不犯寧遠故爲此大言以欺人崇煥以此對君舛矣寧遠城中多草

棚蓆舍無足壯觀從來夷使俱見之郊無入城者  
方金納久逗城中情形悉睹遂以我兵無足畏俾  
奴專意侵朝鮮南破屬國之藩籬西壞朵顏之撫  
款島帥以此見戕孽奴因而入犯邊事遂不可復  
振彼時主張雖錄崇煥而設謀實自逆璫逆璫欲  
招款奴酋建不世之勲意不止于封侯已也自有  
遼事以來此舉實爲大誤

王之臣又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  
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  
一設道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撻伐一用西虜

以盛東夷一合關寧以通脈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  
一絕和議以杜弊端此皆目前急着若舍此而言滅  
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仍諭諸臣  
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誤之弊也○巡撫天津  
黃運泰題稱關內關外見在官兵夫匠及募補共十  
二萬八百五十七員名合計七年分共該額支米七  
十四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石馬騾牛則關內關外見  
在與應買補共五萬四千匹頭隻合計七年共該額  
支豆六十七萬石又新增鎮守內府標兵及新募補  
兵士米六萬石又春秋兩防班軍各役增米七萬石

然而關內之修工班軍與關外之預備應援糧料尚  
俱不與焉乞併行各該撫按協力催僨無違程限庶  
士飽馬騰殄滅奴氛淚復遼土端在是矣○遼撫表  
崇煥爲蒙差偵探事奉

聖旨據奏喇嘛僧往還奴中情形甚悉皆厥臣斟酌  
機權主持于內鎮督經撫諸臣協謀于外故能使奉  
使得人夷情坐得朕甚嘉焉夷使同來正煩籌策點  
則速遣之順則徐間之無厭之求慎無輕許有備之  
跡須使明知嚴婉之用操縱兼施勿挑其怒而墮其  
狡夷在無急款以失中國之體夷去無弛防以啓窺



何之端戰守在我叛服聽之該撫還空同鎮守內臣  
及經督臣順天撫臣酌議妥確具奏